“Admiration of Flowers in Poems” —— On Translation of Flower Images in Tang Poem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een Translation

Qin Nan^{1,a}, Fan Xiangtao^{2,b*}

¹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in Cheng College of NUAA, Hangjin Avenue, Jiang Ning District, Nan Jing, China

²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Yu Dao Street, Xuan Wu District, Nan Jing, China

^a 81121649@qq.com

^{b*} fanxiangtao@163.com

Abstract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green concept has taken deep roots in people's hearts with increasing global ecological awareness. Therefore,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green consciousness, shouldering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has also become the main theme of the times. Green Translation conforms to this green trend, emphasizes the translator's green concept, green behavior, and the green value of the translation. As a kind of plant which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in Tang poetry, "flower" owns high ecolog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aking the translation of *300 Tang Poem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ncept of Green Translation to the treatment of "flower" image in Tang poetry and tries to discover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300 Tang Poem, "flower" image, Green Translation, green value

“诗里看花”——绿色翻译关照下唐诗中“花”的意象处理

秦楠^{1,a} 范祥涛^{2,b*}

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国际商学院, 江宁区航金大道, 南京, 中国

²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玄武区御道街, 南京, 中国

^a 81121649@qq.com

^{b*} fanxiangtao@163.com

摘要

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是翻译研究和实践的推动力。全球生态意识的提高促使绿色理念深入人心。因此, 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强化生态意识与绿色意识, 提高生态责任与绿色理念”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绿色翻译顺应了这股绿色潮流, 强调译者的绿色理念和绿色行为, 强调译文的绿色价值。“花”作为唐诗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一类植物, 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意义。本文以《唐诗三百首》译本为例子, 将绿色翻译理念应用于唐诗中“花”的意象处理, 进一步挖掘其潜在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唐诗三百首》, “花”意象, 绿色翻译, 绿色价值

1. 前言

绿色翻译是近年来从生态翻译学的思想中衍生而来的一个新的翻译实践切入点,它专注于翻译实践的绿色理念与绿色价值的考察与探讨。该理念认为,翻译实践具有其固有的绿色价值和绿色理念,主动地、有意识地尽力挖掘翻译文本的绿色价值、绿色意义和生态理性,与“普通翻译”相比,“绿色翻译”反映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立场、态度和追求,也更容易体现在翻译过程和翻译行为中。在追求绿色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致力于让翻译“如其所是”地呈现出其内在的绿色意义与绿色价值,以“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为原则,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做出适应的选择、转换,以维持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2]。也就是说,绿色翻译要求译者尊重并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有意识的绿色选择,探索翻译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中的绿色意义与价值。

《唐诗三百首》是唐朝诗歌的精华,是一部流传很广的唐诗选集。将《唐诗三百首》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唐诗三百首》自刊行以来,除在国内翻刻流行外,也成为国外传播最广的唐诗选本,其中影响最大的译本有两个:一个是1929年出版的宾纳(Witter Bynner)与江亢虎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1],是现有最早的唐诗选本全译本;另一个是1988年由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的许渊冲等编译的英汉对照《唐诗三百首新译》^[6],是目前国内流传最广,也是接受度最高的一个版本。本研究选取许渊冲先生2007年最新出版的《唐诗三百首》译本为研究对象,对绿色翻译关照下唐诗中“花”的意象处理进行研究。

2. 绿色翻译关照下《唐诗三百首》中“花”的意象再现

“花”由于其艳丽的外观和迷人的香气,古往今来就是美好的象征。《唐诗三百首》中便蕴含了大量的“花”的意象。它们不仅仅是诗歌的创作灵感,更是构成诗歌、传达诗人内心思想感情的载体。根据数字统计,《唐诗三百首》中有188首诗歌蕴含对植物意象的描述,占全部诗歌的63%。其中统计到72种具体的植物意象,在《唐诗三百首》中共出现了342次。含有“花”意象的诗句出现138次,包含了23种花的具体种类,在《唐诗三百首》包含的所有植物意象中占比最高。这些“花”的意象有表达愁苦情绪的,有抒发诗离别之殇的,有表达爱慕之意的,也有抒发思乡之情的。本文选取《唐诗三百首》中出现频率依次最高的桃花、落花、芙蓉、菊花、梨花、梅花、杨花、桐花等“花”的意象入手,参照许渊冲的《唐诗三百首》译本,从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生态维度分析唐诗中“花”的意象在英译中绿色价值的再现。

2.1. “花”的绿色价值在“语言生态”中的再现

语言生态涵盖了文本所反映出来的所有语言规范、表达习惯等语言内因素^[4]。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前者隶属于汉藏语系,后者隶属于印欧语系。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语法规则、发音、表达等各个方面也都迥然不同。诗歌形式多样,对音韵格律要求较高,英汉诗歌在格律和音韵上各不相同,在英语中需要译者积极发挥主动性,深谙两种语言各自的语法规则和韵律习惯,灵活处理唐诗中的植物意象,在真正做到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例1.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译文: The maiden in the capital loves lovely hue; She would sigh for the flowers falling out of view. Her rosy color fades when flowers fall this year. When flowers blow again, will she pretty appear?^{[5]:345}

这是一首古乐府诗,全诗抒情婉转,每行七个字,整齐划一,用词优美,音律和谐。原诗中“落花”(fallen flowers)为名词,在古诗中常用来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全诗描写洛阳女子对着落花黯然神伤,抒发人生短促、红颜易老的感慨。许渊冲将其翻译为抑扬格六音步的英文诗,将文中的“落花”分别译为“flowers falling out of view”及“when flowers fall”两个动态短句,同时也保留了“落花”的绿色意义,诗行末尾的“hue, view, year, appear”形成了AABB的韵式,增强了译文节奏感,达到了与原文同等的阅读效果,凸显出“落花”带给人的那种惋惜和无奈,让“落花”这种植物的意义在译入语的语言生态中展现得更为生动形象。

例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译文: You come from native place,

What happened there you'd know.

Did mume blossoms in face,

Of my gauze window blow?^{[5]:139}

这首五言杂事以极其朴素的口吻表达出诗人浓烈的思乡之情。全诗诗句对仗,平仄韵律感极强,朗朗上口的同时给人以广阔想象空间。“梅花”在汉语中自古享有“花之魁”的美誉,具有形神兼备、色香俱佳,独领天下春的风姿。古人常以梅来寄托对友人的挂怀与牵念,或是表达游子对故乡、亲人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译文将“寒梅”直译为“mume blossoms”,保留了“寒梅”的绿色意义,同时以抑扬格四音步的形式展现,诗行末尾的“place, know, face, blow”形成了ABAB的韵式,在保留“寒梅”绿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同时,再现了原诗语言生态中的节奏感,达到了与原文同等的阅读效果。

例3.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Around the cottage like Tao's autumn flowers grow;
Along the hedge I stroll until the sun slants low.
Not that I favor partially the chrysanthemum.

But it is the last flower after which none will bloom.^{[5]:66}

这是一首歌颂菊花的七言绝句，全诗短小精悍，“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的韵律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许渊冲保留了“菊”的绿色价值，直译为“chrysanthemum”，活脱脱地勾勒出一幅诗人在秋日傍晚漫步菊丛赏花吟诗而乐不思返的画面。全诗以抑扬格七音步的格律再现原诗的意境，诗行末尾的“grow, low, chrysanthemum, bloom”通过 AABB 的韵式将原诗中的韵律美展示出来，别出新意地道出了诗人爱菊的原因，加深了读者对菊花那历尽风霜而后凋的坚贞品格的赞美之情。

2.2 “花”的绿色价值在“文化生态”中的再现

文化生态涵盖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机构设置、风俗习惯、思想和行为和习惯五个类别^[3]。历史、地理等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环境，因此同一种植物蕴含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也可能大不相同。绿色翻译观认为，译者在处理唐诗植物意象时必须充分了解不同植物意象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动性，在保留原意象绿色价值的前提下，或是补充在英译中缺失的文化内涵，或是删除冗余的文化内容，努力消除唐诗翻译的文化障碍。

例 1.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译文: Her jade-white face crisscrossed with tears in lonely world

Like a spray of pear blossoms in spring rain impearled^{[5]:202}

梨花 (pear blossoms) 娇美白净，在汉语文化中常与泪花、寂寞、惆怅的心情有关。“梨花带雨”形容女子哭泣时的娇美，但在英语中没有此类表达。译文若直接将“梨花”的意象删除，只保留其本意，则会丧失了汉语文化中“梨花”那独特的、惹人怜爱的魅力；而只保留其字面意义“pear blossoms”又会引起文化误读，造成西方读者理解困难，影响阅读效果。通过增加介词“like”，译者将梨花译为“like... of pear blossoms...impearled”，保留了“梨花”在源语言“文化生态”中的绿色价值和文化意象，提高了其在译入语文化生态中的可读性，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例 2. 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

译文: When leaves fell in decay, you left the western bay,

But you have not come back now lotus blossoms sway.^{[5]:28}

“莲”(lotus)谐音“怜”，在汉语文化中常有爱恋怀旧之意。原诗句从对故人去年茨菰叶烂时的送别

写到眼下又已是荷花盛开时的感叹，寄托了诗人对盼望的人儿还没有回家的思念之情。译者保留了“莲子花开”的绿色意义，直译为“lotus blossoms sway”，同时增加了逻辑转折词“but”和“犹未还”的主语“you”，使译文不仅是意义上还是格律上都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原文的表达效果，让“莲子”的绿色价值得以体现。将“lotus blossoms”在译文的“文化生态”中保留下来不仅不显得多余，反而增加了阅读译文时的画面感和绿色感。

例 3.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译文: Don't gaze afar from the long bank of willows trees!

The willow down will grieve your heart when blows the breeze.^{[5]:228}

杨花就是细小而又柔弱的柳絮，在汉语文化中自古就以其轻质身微被文人骚客们喻为惜春伤感的象征，成为离恨哀思的代名词，字里行间往往充满悲情色彩。原文一句“风起杨花愁杀人”，风中飘零的杨花伴着忧愁，更是令人愁上浇愁。译者将“杨花”直译为“willow down”，保留了“杨花”的绿色意义。把“willow down”与“grieve your heart”联系起来，加深了诗人心中苦闷的情怀，同时又让译入语读者在深入理解诗人苦闷惆怅情绪的同时，领略到一股浓郁的异域情愫，“杨花”的绿色价值便在译入语的文化生态中得以体现。

2.3 “花”的绿色价值在“交际生态”中的再现

翻译行文本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唐诗英译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可以获得同国人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充分体会唐诗的魅力，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译者在唐诗英译中应充分考虑植物意象的交际功能，达到真正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目的。

例 1.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译文: The flowery mountain path extends for miles long;

The young surpass the old in singing phoenix's song.^{[5]:338}

梧桐是高大乔木，桐花傲立枝头、俯视众“花”。中国民间传说里也有“凤凰非梧桐不宿”的说法。原诗中的“桐花 (paulownia blossoms)”特指泡桐淡紫色的花，“桐花万里”让人眼前不禁浮现出满树紫色繁花绵延数里的美景。译者将“桐花”译为“flowery mountain”，虽然达到了和原文一样达到了韵律上的阅读美感，但“桐花”本身的绿色价值有些损失。从绿色翻译观来看，将原诗句译为“The roadside paulownia blossoms extend for miles long”，既保留原诗中“桐花”的绿色意义，让西方读者领略到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又能实现“桐花”在译入语中的交际功能。

例 2.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译文: Once in the palace, she' d be favored, it was said;

Her face was fair as lotus, her bosom like jade.^{[5]:292}

汉语里常以“如花似玉”形容女子美丽的容貌。芙蓉又称“荷”，“莲”，在汉语交际生态中常给人以圣洁，纯净，娉婷之感。将芙蓉花与女子容貌作类比，更能令人感受到女子的清丽脱俗之美。不过在西方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里，莲花树则代表着一种导致嗜睡和健忘的果实。译者在翻译中并没有刻意回避这种差异带来的交际错位，去删除“芙蓉”这个意象，反而直接保留了“芙蓉”的绿色意义“lotus”，同时增补了“as fair as”这个词组对译文进行界定，既保留了“芙蓉”的绿色意义，又保障了其交际意义在译入语交际生态中的再现。

例 3.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译文: In this house on this day last year a pink face vied

side^{[5]:190} In beauty with the pink peach blossom side by

“桃花(peach blossoms)”在汉语社会中一直被认为是美丽、喜庆、长寿、幸福的象征。娇花往往被比作美女，灿烂娇艳的桃花自然常常会被比作美人。原诗中的“人面桃花”形容女子娇美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译文并没有直接译为“the beautiful girl”，而是在保留“桃花”绿色意义的同时，增译了“pink”来分别修饰“人面”和“peach blossom”，让读者可以深入理解“人面”与“桃花”的相似之处，同时增译了介词短语“in beauty”，既保留了“桃花”在原诗交际生态中的绿色意义，又增加了“桃花”在译入语中的交际功能，一位如桃花般粉嫩娇艳的美人便浮现于读者脑海，达到了和谐的交际效果。

3. 结论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在国际合作交流中的日益深入，绿色翻译作为生态翻译实践的一种具体实践形式，顺应了“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中国人素来对花情有独钟，唐诗中的“花花世界”更是从不同的侧面抒发了诗人的满腹情怀。以“生态的眼光”看待唐诗中“花”意象的翻译，保留唐诗中“花”的绿色意义，实现其绿色价值，不仅是将生态翻译学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向西方传播中国生态文化，构建中国生态文化身份的有益尝试。

项目基金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2021SJA2246): 人工智能时代基于语料库的金融领域本地化翻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1] Bynner, W. Kiang, K.H. (1929) 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pp.618-906

- [2] Hu. G. S. (2011)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 Foci and Theoretical Tenets.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5-9.
- [3] Newmark, P. A.(1998)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rentice-Hall. London. pp.95.
- [4] Qin, N. (2019). 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ourism Translation. J. Journal of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 61-63
- [5] Xu, Y.C. (2007). 300 Tang Poem. China Publishing Group, Bei Jing.
- [6] Xu, Y.C., Lu, P.X., Wu, J.T. (1988) Translation of 300 Tang Poems.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Bei Jing.